

T9299/0121(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左類卷之十一

迎料

吳會 施
維揚 孫應泰批點
河東 任參心校閱

積祥妖孽理之先見者至誠前知亦唯有
見於理而已左氏所載或料人或料事言
如中的議者例之聲史何哉得無其以驗
者聚之書耳自今觀之易偷心湯視下分
高實為其命也

左粹類纂卷之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吳會 施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閱

逆料

禎祥妖孽理之先見者至誠前知亦唯有見於理而已左氏所載或料人或料事言如中的議者例之瞽史何哉得無其以驗者聚之書耳自今觀之語偷心蕩視下步高實凶共命能禮被文相德實吉固不待

至誠而後知也。於戲！使讀者鑒哭師而窒慾鑒家遣而制侈鑒兵在頸而不多土人於世教不無補焉亦未可盡非之也。

○周

芮良夫知厲王敗 國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受地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人皆取用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

人臣欲得其君鮮有不以專利之術啟之者

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伯陽父知周亡 國語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涇渭汭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言民不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為陰所鎮陽失而在陰下，川源必

言神而徵之民
述古而驗諸今
為不誣矣

塞夫水土演潤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
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
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依其精川氣利澤山崩川
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
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內史過知虢亡國語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
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秉正精潔惠和
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德

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

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

不登神不饗其刑驕誣以詐用法曰矯百姓攜貳明神弗

蠲紮而民有遠志欲叛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

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

之興也融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火神信於聆隧再宿

商之興也禱杙鯀次于丕山過信其亡也夷羊在牧神

也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鳳也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郟

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
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
脊而在史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在史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

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冊朱冊朱馮身

以儀之生穆王焉爽亡協合馮依儀匹也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

福之夫神壹不遠徒遷焉依人若由是觀之其冊朱

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

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今取禍

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

帥狸姓冊朱之後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多有求請

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守今其

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數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

使大宰忌父帥傅氏狸姓在周為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鬯酒

之主長尺一寸有墳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

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

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

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違

邪離民怒神而求利焉請不亦難乎十九年晉收虢

宰孔料齊桓晉獻晉國語

葵丘之會齊桓公會獻公晉侯將如會遇宰周公宰孔賜

不與盟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

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垂橐而入使至者勸而畔者

慕懷之以典言謂賜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之類

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謂束牲為盟皮馬為幣三屬會諸

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築鹿門以定魯城夷儀以救邢城楚丘以封衛是以北

伐山戎為燕關地南伐楚責貢包茅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

其薨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

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

行而暇晉是皇不暇以晉為務雖後之惠將在東矣君無懼焉

其有勤也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勤無勤於行公乃還宰孔

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凍澮以為

淵戎翟之民實環之遠汪是土也大其地苟違其違阻

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其

閉脩釋舍閉守修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

天昏是歲也晉獻公二十六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八年越為淮之

會此之謂東略桓公在殯宋人伐之納孝公殺無虧

內史過知晉君臣不終國語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

侯不敬晉侯執玉卑禮執天子器則上衡拜不稽首首至地內史過

歸以告王曰晉不亾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

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

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臯無以萬夫萬夫有臯在余一

人在桀庚曰國之滅則維女衆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

環球精美鋪莊
鏤欄文字絕好

大梁議論至此
以晉侯

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戎化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恕以臨民也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庶衆孚信也言爲衆所信也祓除其心精也潔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外內之賂不予秦地及里不之田虐其處者殺里不之黨棄其信也不敬王命執玉卑不稽首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

上帝

天

明神

日月

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

事君

禮天子以春分夕月朝日秋分夕月

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

夫士日恪位者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

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

天子五路曰王路金路象

路革路木路公金路侯伯象路子男革路孤夏篆卿夏

縵大夫墨車士棧車庶人役車天子六冕曰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卿

大夫玄冕士皮弁以旗則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

旒大夫士建物以章則天子冕服十二章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孤四章卿大夫一章爲摯幣

瑞節以鎮之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六節山國

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爲班

重起議論至此
復入晉侯

此則專論執王
一節以見君臣
之皆失

事慮之証

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策命加錫猶有散遷解

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

刃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

其位以庶立亶亶休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

欲而遠其鄰背秦略陵其民虐處者而卑其上不敬王將何以

固守夫執王甲替其摯也廢執贄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

替摯無鎮無以自重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事善象吉事惡

凶象仕重享大者必速及及禍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

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

焉謂呂卻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秦怨惠公背施伐之

戰于韓獲惠公以歸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惠公卒懷公立秦內重耳晉人

刺于高梁秦人殺子金子公呂甥卻芮悔納重耳欲殺之寺人披告公公潛出二子求公不

獲遂如河上秦穆公誘而殺之

內史與知晉文必霸國語

襄王使大宰文公王子虎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上卿逆

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牛羊豕豮設庭燎及期

命于武宮文公祖廟設桑主禮既葬而虞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

文公立獻公之主者不欲繼於惠布几筵周禮司几筵

懷故自以子繼父行未踰年之禮侯王位設黼依南向設筦筵大宰泄之晉侯端委以入

紛純加纁席盡純左右玉几玄端委貌士服也大宰以王命命冕服驚冕內史贊之未受爵命故服之

時將命承命
象甚獨得出

周禮內史凡命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既

諸侯則策命之文公三讓後就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公受王命待而加以

宴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

王命敬謂竟逆奉禮義成謂士服三讓饗餞敬王命順之道也

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

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偏仁所以行也有信

所以守也不義所以節也制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

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

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

中能應外忠也施三謂三讓服義謂端委仁也守禮不淫信

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

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厚王從之使於

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王后陳媯有

而卒帶奔既復通於襄王后隗氏王廢后寵生子帶將立

而殺子帶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

雖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晉敗楚師于城濮次于衡

以朝遂以俘獻王命尹氏及王子雍襄王下勞文公率諸侯

虎內史叔與策命晉侯為侯伯於是乎始霸

王孫滿料秦師必敗國語秦師將襲鄭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欲過周杜門左右免

胄而下兵車參乘御者居中不下但超乘者三百乘車

行時跳躍而王孫滿觀之言於王襄曰秦師必有謫咎

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

脫易敵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

也謂古道廢是行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遂滅滑而還晉人敗

諸殺獲其三帥丙術視術孟明視

單子知陳亡國語

定王使單襄公朝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火朝

覲矣火星晨見於辰道弗可行也草穢塞路候不在疆候人掌送迎者司

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積露場功未

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執稀少膳宰不致餼

膳夫掌賓客之司里不授館里宰掌授客館國無寄寓旅次縣無

施舍所民將築臺于夏氏徵舒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南冠以如夏氏淫夏姬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

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朝見東方建天根見而

水涸謂寒露後五日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寒

駟見而隕霜謂建戌之中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星

後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

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

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告民曰收而場功使修侍

者事不洽是以

事不洽是以樂臺夏氏之故

而畚揭待具也畚盛土器揭舁土器營室之中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

於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致其築作之具此先會于司里之官

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

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

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

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放牧之地置有寓望寄寓之舍候望之人

藪有圃草圃人也有大圃有林地積水所以禦災也

兵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租言常言也野無輿草皆墾辟也不奪

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賈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執事有次縣

有序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

收民罷於逸樂屬民自奉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

周常官有之曰敵國相等賓至闕尹以告司闕行禮以

節逆之理吏也候人為導迎送卿出郊勞朝服用門尹除

門掃除宗祝執祀賓將有司里授館客所司徒具徒修道路之委積

司空視塗視險司寇詰姦防制虞人入林掌山澤者甸人積

薪掌薪蒸者火師監燎庭燎水師監濯盥洗膳宰致餐熟食廩人獻

餼生米司馬陳芻圉人職工人展車展省百官官以物至

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謂賓介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正長也上卿

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單子名朝不才有分

此又總括之

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茂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

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怕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

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氏亦陳我大姬之後也武王之

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

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墮越若廢其

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

間晉楚而無此四者教制官令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

陳侯殺于夏氏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徵舒自其廐射而殺之九年楚子

入陳莊王入陳討夏氏

劉康公料魯卿休咎國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王季子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

行孟獻子茂皆儉叔孫宣子如東門子家歸皆侈歸王

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亾

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

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

本也守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

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

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

民矣其何事不徹達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絕之憂且遠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臨借之罪也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不憫人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務自大而不顧其上且夫人死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秦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

而亦秦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歷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僑如通於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成公未沒二年於叔孫曰未沒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劉康公料成肅公

左傳成公十三年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厲伐秦秦桓公背令狐之盟且欲道狄楚伐晉故也

成子受賑于社將出師宜於社賑其胙也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宋子謂左氏是不識利害的人知天地之中一段極粹却便說向禍福去了鰲則以為不然夫

禍福二字聖賢未嘗不言見於經傳屢矣夫知受天地之中矣而又知定命之則此能者養之以福也不知天地之中不知定命此不能者敗以取禍也虞書有惠迪吉從逆凶孟子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此其言視二書何異而謂其專計利害恐尚未的叙卻至王叔之好桓公之述公之斷料

體裁不爽而又精別

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心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節也交神禮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師還成肅公卒于暇真氏曰敬之一言乃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信矣夫

單子料卻至及王叔國語

晉既克楚于鄆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鄆使卻至告慶于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陳生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警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

告單襄公朝曰王叔子譽温季至以為必相晉國相晉

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導晉侯使升卻至以為上卿

可以樹植黨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

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勝我則強之背宋

之盟一也宋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

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

良謂申叔時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子囊不欲背弱謂子反

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蠻軍而不陳鄭陳而不整楚陳而囂臯不由

晉楚先皆盟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

將下軍知瑩佐之趙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

旃將新軍卻至佐之

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師彊禦三也行列治

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

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書范燮不欲我

則疆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軍中無計吾有三

伐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

君必下而趨禮也郤至見楚共王必下免能獲鄭伯成

而赦之仁也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欲若是而知晉

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

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及謂我曰夫何次之

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林父自趙宣子

未有軍行而以政趙盾自今欒伯自下軍往欒書自是

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郤至言已之若佐新軍

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

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

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

民惡其上為害已也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謂體敵者是則聖人知民之

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先人則能

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

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克於楚也故倣之以晉而卻至佻偷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為羞謂見楚君而姦勇為賊謂逐楚卒夫戰盡敵為上守蘇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讐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

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

乎卻至歸明年死難為厲公所殺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

晉王叔與伯輿爭政不勝而奔

單子料齊晉君臣不免國語

柯陵之會晉將伐鄭單襄公朝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

見單子其語犯陵人卻犇見其語迂誣人卻至見其語伐誇人

齊國佐見其語盡諱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犇之譖

鄆陵之戰魯師後期卻犇受僑如之賂為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墮以待勝者晉侯怒不見公

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

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

一編字字典實
每句警省

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瞽樂大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

聲而詔吉凶史大史掌抱天時與大師同車皆知天道者

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

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

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

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

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

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

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

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

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

步言視聽四者亡其二為偏

既喪則

國從之

四者盡喪國從而亡

晉侯爽二

爽當作喪謂視遠步高

吾是以云夫

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所謂八郤

可以戒懼矣高

位寔疾僨

速敗

厚味寔腊毒

害

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

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

怨

陵誣

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

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

思聞

過以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

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

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

謂叔孫僑如也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四名其子為僑如

利而不義

僑如通于穆姜欲逐季孟而專魯國

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

此即中庸見於四體之旨而議者乃詆為誣過

德已失

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一年

晉殺三郤厲公殺之十三年晉侯殺欒書中行偃純於翼東

門葬以車一乘不成喪齊人殺國武子慶克通於靈公夫人國佐責之慶克

以告夫人愬之靈公殺之

單子物色晉悼公 國語

晉孫談之子周襄公之孫惠伯談所生適周事單襄公晉自獻公

諛詛不畜群公子故周出立無跛倚偏視無還轉睛聽無聳不聳耳言無遠

謂非耳目所及言敬必及天象天之不息言忠必及意出自心言信必

及身先信於身言仁必及人博愛言義必及利能利人言知必及

事能處言勇必及制能斷言教必及辯分別是非言孝必及神於孝

鬼神則存者信矣言惠必及言致和言讓必及敵匹晉國

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朝之子

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

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下夫敬文之恭

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

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

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

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

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

六地五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

此段照言敬必及天數句

此先該括周而言之

此段照立無誤
數句

此段徵之夢

不喪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昨之以天下夫子被之
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跋正也視無還端
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路端德之
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
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替本也被文
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趙穿弒靈公趙盾逆公吾
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也君
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天一既
往矣謂成公已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
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異驩之

至此則總合
三段而言之二
德一十二變乃
變之也

孫三世為君而更十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
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
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
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吾聞之大誓故曰故朕夢
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
鮮胄厲公數行不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
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樂書中行偃召周子而立之使
楚士魴逆是為悼公
于京師

單愆期料儋括左傳襄公三十年

王儋季卒靈上其子括將見王除服而歎單公子愆期

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有欲

此朝死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

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

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佞夫弗知僖括圍為遂成愆時

為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地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五大夫

殺佞括奔晉

劉夏知晉趙武不年左傳昭公元年

天王景使劉定公夏勞趙孟武於賴館於維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

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見河雒而思禹功因勸之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

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

知而耄及之者當有知識而反亂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不得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

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晉既烝冬祭趙孟適南

陽將會孟子餘會祭趙孟烝于温家廟在温卒勞在景王四年夏四月卒于冬十二月

月

襄弘知蔡興滅左傳昭公十一年

景王問於襄弘曰今茲景王十四年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

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自蔡世子般弑父景

公至今十三歲弗過此矣蔡凶必在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楚無

德而享大利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

所以積其惡星在大梁後十三歲靈侯將往

年復在大梁故云楚子靈侯在申召蔡靈侯般靈侯將往

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恨其不服今幣重而言甘

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

醉而執之是年三月殺之四月楚子滅蔡十一月及景王十六年平王篡立封蔡而

復之
長弘知晉伐戎左傳昭公十七年

晉侯頃使屠蒯如周諸有事於雒水與三塗山長弘謂

觀周在廷左右之臣所以觀人

料事每每奇中不可謂其俱不

賢矣而俱不能輔佐其主以強

王室何也予甚感焉

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

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

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

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

伶州鳩知景王心疾左傳昭公二十年

天王景將鑄無射鍾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矣乎夫樂

天子之職也王所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行而鍾音之器也

音白器天子省風以作樂移器以鐘之音輿以行之小

者不窕細而大者不櫛橫而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

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安則樂窕則不咸不克滿人志

櫛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櫛矣王心弗
堪其能久乎 王田北山有心疾崩于榮錡氏王崩在作鍾之

明年

○魯

魯仲子料衛州吁 左傳隱公四年

公隱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時州吁弑桓公而立將修怨於鄭而求寵

於諸侯以和其民乃告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治絲宜緩急則難治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阻兵無衆 特兵則民殘而衆叛安忍無親 安於忍則刑過而親離衆叛親

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

衛人殺州吁程子以為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仇而其君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其罪亦不可掩是也

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 敗鄭而還猶未和其民石碻之子厚問計石碻使請於陳以覲王復告於

陳使討之鄭人執之而請泄于衛衛人殺州吁汪氏曰衆仲不月其元兇大憝而但云阻兵安忍蓋君臣之

義不明於天下久矣

季文子使晉求遭喪禮 左傳文公六年

季文子行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聞晉侯疾故其人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

實難 臨時求用而無其禮難以卒得過求何害 晉襄公卒 果如文子所料

季文子料齊懿公 左傳文公十五年

齊侯 懿侵我西部謂諸侯不能也 時晉靈公孱弱不遂能以諸侯討之

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惡其事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

乎已則無禮以篡得國且執而討於有禮者曰何故行

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

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

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

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不言

得久居于齊人弑其君商人經而使歐僕納閭職之妻而

使職驂乘故謀弑之文公十五年來侵十八年見弑

季文子料晉景公左傳成公四年

公成如晉晉侯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以不

壽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

諸侯矣可不敬乎諸侯之從違天命之去留是係晉侯

如廁陷而卒成公四年如晉十年景公疾

孟獻子料晉卻錡左傳成公十三年

晉侯厲使卻錡來乞師將以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

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

之嗣卿也繼卻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

也不亡何為長魚矯殺駒伯卻錡奪夷陽五田五嬖

陽五與胥童帥甲攻之長魚矯亦以爭田怨卻於厲公公欲去三卻夷

殺戈殺錡及犇於講武堂成公十三年來乞師十七年見

穆叔料衛孫林父 左傳襄公十七年

衛孫文子林父來聘公襄登亦登禮登階臣叔孫穆子相

豹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禮今吾子

不後寡君寡君未嘗後吾子其少安緩孫子無辭亦

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

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順衡而委蛇橫

順必折毀也孫林父以戚如晉襄公七年來聘十四年

復獻公孫林父以戚叛

厚瘠城紇料衛獻公 左傳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出奔齊孫林父甯公襄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

君使瘠成叔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

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不恤有臣

不敏不達事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釀成逐

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才得罪於寡

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

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

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監

有母弟鱣以出從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

以邾寄衛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

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

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理合臧

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衛侯入在外凡十二年獻公使子鮮與甯

甯喜伐孫氏克之弒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公剽獻公復入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梓慎知宋鄭饑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

當在玄枵今已在以有時菑無陰不堪陽蛇乘龍武之

宿虛危之星龍歲旱歲星木也木龍宋鄭之星也歲星

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女虛

在東方房心為鄭宋角亢為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危虛星在其中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歲星入虛耗之次時復不饑何

為二十九年鄭饑宋亦饑無水地氣發洩故云

穆叔料齊慶封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齊慶封來奔盧蒲癸王何亂慶氏獻車於季武子宿美

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竭人以宜其

亡也既而齊人來讓責魯奔吳吳勾餘予之朱方聚其

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椒謂叔孫豹曰天殆

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

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盡楚子靈以諸侯

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殺而盡滅其族

非有智教適事
如此安得不
敗

穆叔料鄭伯有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公襄

如楚過鄭鄭伯

簡不在

已先

伯有

良廷

勞於黃

崖不敬穆叔

豹

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

伯有不

還為鄭

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

承先祖以

鄭人

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薄

行潦之蘋藻

草賤

寘諸宗室

季蘭尸之

使服蘭之女主其祭則神享之

敬也敬可棄乎

伯有死于

羊肆

伯有使子皙如楚不肯往而強使之子皙以駟氏之甲乘其醉而伐之伯有奔許復自許入以伐鄭

駟帶率國人以伐之殺伯有

穆叔知楚遠罷情

左傳襄公三十年

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

郊敖新立

穆叔

豹

問王子之為

政何如

時王子圍為楚令尹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

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

楚令尹將有大事

殺子蕩

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楚靈王即位

圍將聘鄭聞王有疾而還入問之縊而殺之遂篡其位

遠罷為令尹

穆叔料二孟及晉政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穆叔至自會

叔孫豹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于澮鼎為宋灾故也

見孟孝伯

孫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

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為政者

其韓子乎

謂韓起

吾子盍與季孫

宿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

也

若韓起有君子之德

晉君

平

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

使韓

子早為會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

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

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

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穆叔之言在襄公三十一年是年九月孟孝伯卒

又與孟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昭公元年晉

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

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會在昭公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穆叔知昭公不度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公襄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過哀毀瘠而立敬

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

先論其禮後論其人

弟則立之同母弟以次當立無則立長庶長年鈞擇賢義鈞則上

古之道也非適嗣謂野何必弟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

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

立之必為季氏憂患武子如意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

衰衰衽如故衰嬉賦無度也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在位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勝而孫于齊在鄆凡四年復如

晉在乾侯凡三年薨于乾侯

穆叔料楚公子圍國語

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

虎見叔孫穆子豹穆子曰楚公子甚美服飾不大夫矣抑

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宮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掌戈盾夾王車而趨車止則持輪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副備車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將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不復入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公子圍反殺邾敖而伐之

梓慎知火災

左傳昭公十七年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孛星也大辰房心之宿

大火也周之十月夏之六月也辰星見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申湏曰彗所以

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

天道常以象告人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

焉冬火向伏俟星出則為火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

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

前年火出時見孛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

入而伏孛隨火星沒

其居火也久矣

歷二年

其與不然乎

言必然

火出於夏為二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

大火宋分野

陳大皞之虛也

大火在陳木火所自出

鄭祝融之虛也

高辛

氏之火正居鄭

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

詩料不奕若此
春秋時人物即
智數之間猶非
後世所及况他

故舊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

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

勝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火星謂十八

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東北

火之始也融風水也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戊

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以望之參之曰宋衛陳鄭也

數日皆來告火

閔子馬知周亂左傳昭公十八年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

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

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大人患失而惑惑於又曰可以

無學無學不害無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

皆懷於是乎上陵下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

喻以農原氏其亡乎越三年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秩職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昭子料蔡侯朱左傳昭公二十一年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不在適位在卑以長幼大夫

送葬者歸見昭子叔孫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

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鮮于位民之攸

暨息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

學之奇以

楚費無極取貨於朱之叔父

昭子料宋樂大心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樂大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

司城氏樂氏之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

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

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逐桐門右師宋景

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犁之尸辭偽有疾樂祁之子溷諸於公曰將作亂遂見逐

子貢視執王左傳定公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定受王

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灭亡焉夫禮

於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時定公十五年春而皆不

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公薨是年夏仲尼曰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師入邾以邾子益

來哀公七年

○晉

師服知晉亂左傳桓公二年

穰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七年戰于條生太子命之曰仇

其弟子少以千畝之戰生十年周宣王與姜戎戰于野命之曰成師師

師服兩議俱當

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

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易反嘉耦曰

妃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兆亂矣凡其替乎知國將歸晉亂封桓叔于曲沃文侯

仇卒于昭侯立危不自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

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

侯立家卿置側室衆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士有隸

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射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

矣其能久乎 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

侯昭侯之子曲沃莊伯桓叔之子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

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導曲沃伐

翼

士為知申生不立 左傳閔公元年 國語

晉侯為太子城曲沃獻公用驪姬之謀士為曰太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使將先為之極處申生又

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他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

令名與其及也言去勝於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

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傳

太子將下軍以伐霍所未出士為進諫公曰寡人有子

太子之志定矣
竟不能從士為
之言

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必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不克無所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入君意不如逃之君得其欲欲立太子遠矣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輿字為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順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諛言彌興繼此復使伐翟太子勝翟反驪姬搆之愈急殺太子申生驪姬使祭齊姜于絳而歸昨驪姬毒以獻之太子懼奔新城縊于廟

卜偃知虢亡

左傳僖公三年

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晉以壁馬假道而虞先導之

滅下陽

虢

塞邑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穀熟曰稔晉滅虢獻公十九年虢伐虢二十二年滅虢

郭偃料惠公冀芮

國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懼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懼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

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

之港會秦穆公于王城芮焚公宮求公不
得遂如河上秦穆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伯宗妻知禍 國語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

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處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尚言

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為狐射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

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

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

亟索上願愁願庇州犁焉欲全得畢陽賢士及欒弗忌之難

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三郤害弗忌及伯宗畢陽實送州犁

何物矣流乃有

于荆舉奔楚為入宰

韓獻子知郤氏亡 左傳成公十五年

三郤害伯宗以賢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亦賢伯州犁奔

楚韓獻子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

絕之不亡何待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至經厲公欲盡去群大

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
郤長魚矯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士鞅料欒盈 左傳襄公十四年

士鞅奔秦晉伐秦鞅與欒鍼俱馳秦師鍼死鞅秦伯景

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

以其沃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子厲之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書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

召公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

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

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晉人殺欒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與欒盈

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盈之母欒祁通於州賓懼討而

愬於其父范宣子曰盈將為亂鞅為之徵宣子逐之盈

出奔楚自楚適齊齊納之曲沃盈帥曲沃

之甲以入絳晉人克欒盈盡殺欒氏之族

叔向料齊莊衛殤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莊衛侯殤不敬叔向曰二君

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齊崔杼弑其君光經通姜氏故

衛甯喜弑其君剽經欲復獻公故

司馬侯料高止華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齊高子容止與宋司徒華見知伯荀女齊相禮賓出司

馬侯齊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

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

弊力盡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齊放其大夫高止於

北燕好以事自宋華定出奔楚華定與華亥向寧謀誘

弟為質元公怒攻之遂奔陳自陳入叔向料楚公子圍殺群公子取太子及母

令尹楚公享趙孟武賦大明之首章大雅言文王明明

人斷於兩
手空如其言

盛於上賦此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雅言天命去以自光大不復還以戒之事畢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

疆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

之以臣之疆勝君之弱而安然為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

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

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

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淫虐為

常弗可久已矣楚公子圍弑邲敖而立改名虔是為靈

司馬侯料秦公子鍼左傳昭公元年

秦后子有寵於栢如二君於景后子栢公之子景公之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數其罪而加刑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

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

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

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秦后

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在晉凡五年

叔向料楚靈王左傳昭公十一年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蔡靈侯弑父而立至十二年楚靈王誘殺之于申復圖其國

韓宣子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

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

然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

能知其克又知其亡所以為智交誠曲有味

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陳哀公有廢疾公子招殺太子偃師而立

公子留楚奉偃師之子孫吳圍陳滅之

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

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

桀為仍之

會有緡叛之伐而克之恃勝而滅於商

紂克東夷而隕其身

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伐

而滅於周

楚小位下

不及商周

而亟暴於二王

甚於桀紂能無

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

金木水火土

而將用之加盡而敝之

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喻靈王力盡自敝不可救而復振

楚子滅蔡

既滅蔡之

三年圍待以懼吳靈王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乘虛以入師潰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棄疾立是為平王

叔向料周單子

左傳昭公十一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

朝有著定

列位常處

會有表

野會設表為位

衣有衽

領

帶有結

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衽

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

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

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貌不肅

不昭不從

言不無

守氣矣

神氣不守其體

單成公卒

晉昭公二年春會冬卒

叔向料魯昭公

左傳昭公十一年

齊歸薨

魯昭公母

大蒐于比蒲葬齊歸公

昭

不感晉士之送

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

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

侍

先述子干之不
讓有國

者曰何故曰歸姓也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不為祖叔所佑
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
也國不思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公孫于齊

魯昭公十一年會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勝而奔

叔向料楚子干 左傳昭公十三年

楚右尹子干比出奔晉 避靈王也在觀從以蔡公之命

召子干 時楚伐徐靈王次于乾谿為之援諸大夫有怨於王者皆謀作亂觀從以父觀起為康王所殺

亦怨楚遂矯蔡公棄疾之命召比于晉欲立為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謂棄疾與子干不同心取國有五難有

寵而無人一也 須得賢有人而無主二也 須內應有主而無

謀三也 相時而動有謀而無民四也 民望所歸有民而無德五也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 與之游者不聞達者可謂無

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

可謂無民亡無愛徵 既奔楚人無憂念者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言楚借君

子干以弑靈王終無缺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 楚初以穿封

疾為蔡公時戊巳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

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 初共王無適有寵子五人欲請神擇乃徧以璧見於群望

以有國

既言弃疾又舉
子干以証之

再舉桓文以見
平干之不可比
而問之而弃疾
是可得也

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密埋壁於庭國民信之芊姓
使五人入拜抱棄疾而入再拜皆厭紐

有亂必季實立少子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有民二也

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巴姬貴居常五也棄疾

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其

寵棄矣父已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對曰齊桓衛姬之子

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

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

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

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

七年有士五人孤偃趙衰顛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稱五人而列序四士賈佗

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以女宋賂以馬有欒郤狐

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穀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二

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獻公九子民無異望民望

惠懷而在文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何人此二君者異於子

干共有寵子棄疾有寵國有與主國人以棄疾為無施

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及

楚棄疾立以為王尋逼之自殺棄疾即位是為平王

棄疾有寵

自殺棄疾即位是為平王

叔向母知禍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昭公二十八年

欒盈出奔楚

盈母與州賓通懼盈討之愬於其父范宣子曰盈將為亂遂逐之

宣子

殺羊舌虎

盈之黨

囚叔向

虎叔向之弟故并囚之祁奚請而免

初叔向之母

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不令見其父

其子皆諫其母

叔向母

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

謂虎之母

余懼其生龍蛇以

禍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

六卿專權

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

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

盈嬖

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晉殺祁盈

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執之晉景公討盈殺之

及楊食我

叔向子

食我

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伯石

食始生子容之母

叔向嫂伯華妻

走謁諸姑

叔向母

曰長叔姒生

男兄弟之妻相謂曰姒

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衛

甯羸料晉陽處父

國語

陽處父

晉大夫

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羸氏羸謂其妻

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

起

而從之陽子道與之

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

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

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

只聞一端聲荷以遂知至此微

後行情貌言三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成其言匱言不

副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情不足而其卒將復

反其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

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謹

矣辨以濟蓋也成其貌以且剛而主能尚不本而犯本

仁義而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

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初蒐于夷狐射姑將

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

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翟

衛侯定饗苦成叔南孫林父奔晉晉厲公甯惠子相殖

禮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

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長魚矯殺苦成

叔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轅既矯嬖於厲公厲公侈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

右將攻卻氏三卻謀

於榭矯以戈殺之

大叔儀料甯喜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獻公出奔齊孫林父甯殖逐之立入于夷儀晉平公使

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儀聞之曰

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

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免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

也復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

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

族甯氏出自衛武公至喜凡九世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衛侯入甯

殺殤公而復獻公公孫免餘殺甯喜以其專也

彪侯料萇弘劉卷魏舒周國語

劉文公卷與萇弘欲城成周子朝之亂敬王居於狄泉晉納之入于成周子朝奔

楚其黨僭備之徒多在王城日煩諸侯之戌王欲罷戌故請城之為之告晉魏獻子舒

為政說萇弘而與之從其求將合諸侯衛彪侯適周聞之

見單穆公旗曰萇劉其不没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

彪侯之言不過即當時事勢所極而論耳周雖不能再興為臣于者將坐視其類介而不一抹劉公長弘之

難更有所在非因城周而及也其親病亟誠不可揀其子進藥不可以為非孝侯之言過矣

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

也以為飶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求監焉夫禮之

立成者為飶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飶禮但明大體故其詩樂少章

曲威儀少比類也是以為之日揚其欲教民戒也欲民知戒然則夫

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謂支壞不然不足以遺

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

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悞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

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

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

殞甲至桀四世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契至湯十四世帝甲亂之

七世而殞甲至紂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稷至文幽

王亂之十有四世幽至敬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夏殷

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四世而無德以夫周高山

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

溝瀆壞高山以為陵阜糞土殘川藪以為溝瀆其有悛乎無有單子曰其咎

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以天道夫天道

道可而省不達善夫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

天一也支所反道二也以天道誑人三也或劉周若无

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

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

欲謂城用巧變以崇天災謂遷勤百姓以為已名其殃

大矣是歲也敬王十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

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初劉氏范

姻萇弘事劉文公故晉人以為討殺萇弘及定王劉氏

亡朝敬之叛弘與焉

史鮪料公叔戊左傳定公十三年

公叔文子發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

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

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

臣能執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

謂文子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胡氏曰夫富者怨之府也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鄭

叔詹料楚成王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楚子

成入享于鄭

宋伐鄭楚伐宋以救鄭還過鄭鄭享之

九獻庭實旅百

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

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

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王

城濮之師敗於晉終為商臣所弑

然明料晉程鄭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晉侯平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揮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出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

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位

高而求下人智人也不在程鄭謂非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

惑疾將死而憂也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子產料蔡景公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蔡侯景歸自晉朝入于鄭鄭伯簡享之不敬子產曰蔡

純轉有味

侯其不免乎。曰：往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往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蔡太子弒景侯。

游吉料楚康王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鄭伯簡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不受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康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得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願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不修復歸無

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楚康王卒，鄭伯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子產知陳亡 左傳襄公三十年

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

十年矣。楚滅陳。陳哀公有廢疾，公子招殺悼太子，偃師楚公子棄疾奉偃師之子吳討陳

遂滅之。鄭簡公二十三年。蒞盟三十三年。陳滅。

子羽察言知禍福 左傳昭公元年

指摘再無一虛
字一字一案

言雅深奧入各
一言而占之於
豕

會于號尋宋之盟也楚公子圍設服君離衛二人執戈

衛叔孫穆子曾叔孫豹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似鄭子皮虎罕曰

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公孫歸生曰蒲宮時圍在會緝蒲為宮有前不

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假之君以飾其過

鄭行人輝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欲皆

誕也謂鄭子暫殺伯有將為難子羽曰當璧猶在共王擇立五子請於神曰當璧者立

乃密埋壁於庭棄疾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弱

曰吾代二子愍矣圍篡而不終州犁尋為圍所殺陳公子招曰不憂何

成二子樂矣言以憂主事而成而樂衛齊子惡曰苟或知之雖憂

何害謂有備宋合左師向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

敬其命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詩義非唯暴虎馮河善可畏不敬小人亦危

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譏其似君反謂之美

宋在師簡而禮無所臧否而敬事大樂王鮒字而敬不犯凶人子以自愛敬

謂子與子家持之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

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

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

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

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楚公子圍弑邾敖而立是為靈王陳公子招殺太子偃師

楚滅陳執招放之於越
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子產料諸侯從違 左傳昭公四年

楚子靈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於子產時子產從鄭曰簡公在楚

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

夫多求會莫匡其君在宋之盟楚屈建與晉趙武盟又曰如一交

約見之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盟用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

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何故不來不來者

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

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威力所及誰敢不至王曰然則

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從人不與人同

欲盡濟人從諸侯如楚為中之會魯衛曹邾不會曹邾

辭以難公昭辭以時祭衛侯襄辭以疾

禪竈知陳興亡左傳昭公九年

陳災時陳已為楚縣鄭禪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顛頊之後故云火水妃也火

水故為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今火出而火

陳火星見逐楚而建陳也火得妃而興妃以五成故曰

五年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星在星紀

西度而陳封自大梁四歲及鶉火十度又四周楚平王

即位封陳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遂

滅陳魯昭公八年楚滅陳至十三年復陳昭公十七年始滅

禪竈知晉平公死期

左傳昭公十年

春王正月

魯昭公十年鄭簡公三十五年晉平公三十七年

有星出于婺女鄭

禪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

之虛

歲星在玄悒

姜氏任氏齊薛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

星焉告邑姜也

邑姜齊人公女晉唐叔之母娶為既嫁女邑姜齊之既嫁女也妖星在婺女齊

得歲故知禍歸

邑姜晉之妣也天之七紀

二十八宿四七

戊子逢公以

登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以戊子日卒

星斯於是乎出

逢公未死之先妖星出婺女時非歲自當其禍

星所在故齊

吾是以譏之

也

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

子產知天棄蔡壅楚

左傳昭公十一年

會于厥愁謀救蔡也

楚靈王誘殺蔡靈侯圍其國晉將合諸侯救之

鄭子皮將

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

蔡侯般弒父而立

楚大而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

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

此後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

歲星一周

王惡周矣

楚靈王以魯昭公元年弒鄭敖而十二年立歲在大梁至昭公十三年則一

周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楚師伐徐靈王次于軋谿為之援蔡公棄疾乘虛入楚使觀從

告于師曰先歸復所師及訾梁而潰王竄于棘里申亥求而得之以歸王縊

○曹

僖負羈妻識晉重耳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晉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

不有此婦之言
傷負羈安能保
其官

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用為輔相夫子必反其國及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既而秦穆公納之即位之六年入曹令無入倍負羈之宮而免其族顛頤魏犇葬之

○虞

宮之奇見幾 晉國語

伐虢之役師出于虞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而不聽出

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謂舍晉軍

於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

所惡於人謂假道伐虢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虞伐同姓國虞公受晉璧馬請

先驅以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襲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帑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虢

史嚚知虢亡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大祝名應宗區宗人名區史嚚大史名嚚享

焉以請土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

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以善惡為禍福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晉滅虢

○宋

樂祁料宋元公魯昭子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 元 享昭子 魯叔孫姑聘于宋末享之 賦新宮 詩昭子賦車轄小

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逆宋女故賦之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

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

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時魯昭公二十五年 昭子卒 季孫

逐昭公公奔齊昭子自闕歸以逐君責意如既許納復中變昭子耻為所欺使祝宗祈死 宋公卒于

曲棘 將如晉請納魯昭公

樂祁料魯昭公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

子昭子 姑 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 隨姑謂曹氏宋元夫人 勿

與魯將逐之 言魯將逐意如不可與以女 曹氏告公 元 公告樂祁樂

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 行父宿意如 魯

君喪政四公矣 宣成襄昭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

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

矣馬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公孫于齊 魯昭

公伐季氏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叔孫氏司馬子孟懿子遂伐公徒公孫于齊

○齊

晏弱料魯公孫歸父 左傳宣公十四年

公孫歸父 魯大夫 會齊侯 頃于穀見晏桓子弱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

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公孫

歸父奔齊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

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臧宣叔逐其

家歸父還及笙遂奔呂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

之琴居北而音南寫之吟身楚而聲越是固情之不可

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

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哉歸父方居魯而謀謀以魯

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者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棄

常者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

陳文子料崔杼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莊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

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時晉有樂必

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須見崔武子杼曰將如

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

群臣若急見計於晉君於何有欲弒之子姑止之使勿文子

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謂伐盟主而又過之弒謂欲

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以義理救君之過且不敢是已非君况以

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乃還崔子曰晉必將報欲弒

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

從姜氏崔杼取棠公之妻姜氏莊公通崔子遂弒之

慶封滅崔氏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崔杼怒見慶

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崔杼返則無歸亦縊

上卷 四九

○秦

蹇叔哭秦師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將以襲鄭

聽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言其死期將至蹇叔之子

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

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滅滑而還及滑遇鄭商人

弦高犒秦師而使告之鄭人知之而有備故滅滑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情結言慘讀之始難為懷國奔老成焉不敗者

秦鍼知趙孟不年

左傳昭公元年

秦伯景之弟鍼出奔晉見趙孟武趙孟曰吾子其曷歸

何時對曰鍼懼選於寡君畏景公數其罪而責之是以在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

為言不一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先澤未斬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子對曰有焉趙孟曰

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

不五稔少亦有五年趙孟視陰影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

幾何言不趙孟烝于温卒是年

○楚

鄧曼知武王不祿 左傳莊公四年

武王荆尸 更爲楚陳兵之法 授師子焉 子戟也以戟授其師以蓋楚始於此參用戟以

伐隨將齋 將授兵於廟故齋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

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

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道 死於

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楛木之下

文王知申侯不免 左傳僖公七年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齊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王世子鄭文公逃歸以即楚齊伐鄭鄭歸

罪於申 侯殺之 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齊師自召陵還轅濤塗欲使循海以歸謀之中

爭之時不戒其
專利而於將死
乃使懷璧以行
是授之死也

侯侯曰善既而告之桓公使出陳鄭之間桓公與之虎

牢執濤塗尋什之濤塗怨申侯之反已勸城其賜邑遂

譖諸鄭伯 曰將以叛 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

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

疵瑕也 不以爲罪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大責 女必不免我死

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 政狹法峻 既葬出奔鄭又

有寵於厲公子文 鬪穀 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

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呂氏曰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

嫉能楚文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

不贊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二君之罪一也彼子文

子文知越椒滅族 左傳宣公四年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文與良皆楚君若敖之後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太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絕言祀及令尹子文率鬪般為令尹子越椒為司馬蔣賈為工正譖子揚般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巳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惡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賈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莊王以三王文成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滋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遂滅若敖氏

申舟自分必死於宋

左傳宣公十四年

楚子莊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

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先是楚穆王將伐宋宋逆

而勞之遂田孟諸命夙駕載燧曰鄭昭宋龔晉使不害

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之子託以子示必死也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視宋如楚鄙

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

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寢門劍及於寢門

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楚子圍宋

伯州犁料子木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皇皇意遠如親

晉楚將盟于宋西門之外

晉趙武楚屈建為弭兵之盟

楚人衷甲

在甲

衣中欲因會擊晉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

盟

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禾

建

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馬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

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有是志言信三者而後身安

信亡何以及三

楚屈建卒

盟之明年

申無宇料公子圍

左傳襄公三十年

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

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

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

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馬何以得免

及

邾敖而立又奪遠居田故遠長之族因群喪職之族作亂公子棄疾使觀從從靈王歸於乾谿今曰先歸復所師潰于訾梁王竄于棘里縊于芋尹申亥氏棄疾即位

沈尹戌知楚禍

左傳昭公十九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

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平王初

今亦如之

猶前

而城州

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

論大體陳往迹
雋永有味

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非節用民人日駭勞罷

死轉忘寢與食非樂性非撫之也

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字瓦必亡郢苟不能衛

國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

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狎其野安其業三務成功春夏秋民無內憂盜賊而又無外懼

兵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不得守四竟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滅於秦民棄

其上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壘親

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

其交禮不僭守信不貪不懦不耆過強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楚八

祖蚡冒楚十世祖至于武文楚二王土不過同百里慎其四竟猶

不城郢今土數圻數下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楚子平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

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

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

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

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與鍾離幾如是

一篇鄭重典雅

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吳

入郢楚以一表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既歸而請師于吳敗楚師於柏舉五戰及郢吳入郢昭王奔隨

鬬且料子常 國語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

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

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

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

所公馬足以稱賦公之戎馬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

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過則鬬於民民多鬬則

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令令尹無一

述鬬子文甚詳亦煩辭也見已

之所以自處與君之所以待之既保其身于前又保其子孫於後則以恤民之政且以見必亡

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

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羞進至于今令尹

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

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

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

至于今處鄭為楚良臣子文之弟子鬬椒為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

黃使於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鄭公是不先恤

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子囊而相楚

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

再舉成靈晉志
德駕至以見必

相理曰道塚盜賊司目民無所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
厭其速召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
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王
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
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
之如遺迹焉靈王不君疲弊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
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
奔鄭昭王奔隨

左粹類纂卷之十一終

左粹類纂卷之十二

吳會 施 仁 編集

維揚 孫應鰲 批點

河東 任養心 校閱

夢卜

左氏之失誣讀者病之蓋指夢卜之類言
也攷之牛未至而穆子得其貌疆未生而
曹人得其名是臣有近於誣者六夢三兆
周禮具存其為是言安知無所因襲乎書
曰筮從龜從又曰朕夢協朕卜版築之舉

後車之載恒必由之又安知其果盡無也乎就其中觀之隨而無咎穆姜不克黃裳元吉南蒯非宜其亦有得於聖經者乎

○魯

成季應卜筮 左傳閔公二年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

曰友在公之右 言用事 間于兩社 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為公室

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軋曰同復于父

軋為君父離變為軋故云 敬如君所 敬與君同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

以命之 以為名 成風 莊公妾 聞成季之繇 且兆之 乃事之

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慶父弑閔公成季以僖公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

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奔齊齊不納縊而死莒以得賊來求賂魯

不與季友敗莒師于鄆歸賜之邑使世為卿

卜楚丘占齊魯君臣 左傳文公十八年

文公十八年春齊侯 懿 戒師期 將伐 而有疾醫曰不及

秋將死公文聞之卜曰尚無及期 先師死 惠伯 叔彭生 今龜

以卜事 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告龜 齊侯死 言君先 今龜有咎 言今龜者亦有 二月公薨夏五月齊

弑懿公 別邴歆之父而使歆僕納闔 冬十月襄仲殺惡

及視 文公 而立宣公以君命召惠伯殺之

聲伯夢泣下為瓊瑰左傳成公十七年

聲伯公孫嬰齊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淚下化為

珠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

乎瓊瑰盈吾懷乎夢中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

脈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

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孟獻子知有卜筮左傳襄公七年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茂曰吾

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以啓

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不修經典專事卜筮神其有知安肯告焉

穆姜筮得隨左傳襄公九年

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

八三易皆以十八為占故云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隨非閉固之卦君

必速出姜曰亡無出之理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

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

固在下位甲於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

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

穆姜能知此易義何以既淫僑女又欲廢成公恐不其然

死於此弗得出矣

莊叔筮所生子 左傳昭公五年

穆子叔孫之生也莊叔得_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

示卜楚丘曰是將行_{主光}而歸為子祀_{後歸}以讒人入

其名曰牛卒以綏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_{甲至}故有十

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_{日中當王}

平日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阜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睡時為僕日昃為臺日上其中_日

盛明故食日為二位旦日為三位_卿明夷之謙明而未融

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_{莊叔卿也卜}日之謙當鳥_{離為}

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

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_{旦位在二又離火}

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

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

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

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_{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

亞卿故不足

穆叔夢牛 左傳昭公四年

穆子去叔孫氏_{叔孫豹避僑}及庶宗遇婦人使私為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

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_肩深目而

此事殊異何乃
一一不爽若此
同禮之設上夢
或亦有繇哉

豨喙口象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

且曰志之及魯人召歸既立立為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以雉問其姓有子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為堅有寵以應長及使為政家叔孫遇疾

堅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拘而殺諸外又

強與仲盟不可遂逐之奔齊叔孫不食卒牛不進食癸

三牛立昭子姑而相之仲至自齊南遺助堅牛攻之而

死堅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

曰堅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大順殺適立庶又披其邑

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

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果如上楚

昭公夢襄公祖行左傳昭公七年

楚遠啓疆來召公召魯昭落公將往夢襄公祖祭道梓

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

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湫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

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公如

楚

泉丘女夢帷幕孟氏廟左傳昭公十一年

孟僖子獲會邾莊公盟于侵祥地泉丘人有女夢以其

幃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女隣從之盟于清丘之社

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造副倅也遠氏女為孟氏副妾

別館在外故使助之反自稷祥宿于遠氏生懿子無及及南宮敬叔

說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養之以為子

南蒯筮叛 左傳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氏叛季枚筮之泛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秋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

坎外卦險故疆坤內卦順故溫和以率上其信也水和而土安正故曰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

色非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中外內

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謂正直剛非

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

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三美備吉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蒯以費叛如齊費人

叛南氏蘇氏曰負販之夫朝而作莫而息其望不過一

以南蒯而遇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夫

養三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南蒯皆無以當之所以使

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

臧會卜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以卜為信與僭

其痛快

易為君子而設 惠伯之言如此 謂知大義

信不僭吉滅氏老將如晉問昭伯問昭伯起居會請往昭伯問其妻其弟其叔其孫昭伯問家

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昭伯問其妻其弟其叔其孫則不對再

三問不對歸昭伯歸及郊會逆昭伯迎昭伯又如初昭伯對會不

至昭伯既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無他執而戮之昭伯問其罪逸

奔邱會邱鮪假邱邑大夫使為賈正焉掌貨物計於季氏來送計簿

滅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季入

氏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如意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

拘滅氏老季滅有惡及昭伯從公奔齊平子立滅會會曰

僕句不余欺也

○晉

畢萬筮仕 左傳閔公元年

公獻將上軍畢萬為右車右以滅魏還賜畢萬魏以為大

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

盈數其必有眾以魏從萬有眾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吉孰大

焉其必蕃昌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

允長之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眾歸之坤為眾六體不易合而

能固比合屯固安而能殺坤安震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

獻公卜伐驪戎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

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

右鬣拆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戎夏交揅北有

外象戎內象夏揅交對也交揅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

口憊民固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

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憊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言

入耳必以為快而不知其惡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

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

史蘇飲而無肴曰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

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

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失職

有二臯焉蔽兆失官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

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

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出告大夫曰夫有

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

晉既驪姬先施讒於申生盡逐群公子立奚齊焉

獻公卜立驪姬左傳僖公四年

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

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卜人欲公從卜故托言其寶象數無短長且其

甘受逞而不知竟如史蘇之言

男戎女戎交相為勝幾妙而理

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

渝變攘奪瑜美也言公專愛一

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

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

奚齊及將立奚齊

立為太子既與中大夫成謀殺太子申生

獻公筮嫁女於秦

左傳僖公十五年

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

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

刳無血上承無實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將嫁女於西而遇不歸吉之卦故知有責言歸

妹之睽猶無相也

無助

震之離亦離之震

二卦變而氣相通

為雷為火為羸敗姬

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

車說

其輓

震為車上六在震則無應故云

火焚其旗

離為火上六在離則失位故云

不利行

師敗于宗丘

火還害母故敗近其宗邑

歸妹睽孤

歸妹上九變而為睽上九處睽之極

故曰寇張之弧

上九失位孤絕故遇寇而有弓矢之故

姪其從姑

震為木火從木生離為火

我姪者我謂之姑蓋言子圍質秦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

而棄其家

子圍棄懷

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虐

惠公死之明年文公

入殺懷公

及惠公在秦

戰敗于韓原為秦所獲

曰先君若從史蘇

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

方功又兆筮數也六

之策八物生而後有象氣以象而後有滋萬物滋而後有

數自一而十

先君之敗德及

言惠公之禍皆由獻可數

乎

天下事雖不逃乎數而禍福由人不在於數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梁嬴卜孕

左傳僖公十七年

二十二年

理至之言人非不因天非人及即欲逃數

惠公之在梁也避驪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

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韓之戰秦獲

歸之而以大妾為宦女焉宦事秦

大子圉為質於秦於是時秦穆公以其女妻之是為懷嬴將逃歸謂嬴氏

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

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安其從子而

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後重耳至秦秦

與焉懷嬴惠公卒懷公立自秦逃秦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是

文晉人殺懷公子高粱招父之卜史蘇之占皆險

文公筮得國 國語

秦伯穆召公子于楚將納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

也命筮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八謂震兩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震為動動為

司空季子晉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屯初九豫不有晉

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

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

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雷也班徧也徧

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泉原以資之屯三至五豫

艮象豫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土厚屯象皆有坤而

空同子曰易者

象而已矣春秋

之占皆由象求

而察之亦其精

矣誠非後人所

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

眾也主雷與車內為而尚水與眾坎象皆車有震武也

車聲軒隆象有威武眾而順文也坤為眾為順為文象文武具厚

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主震雷長也故曰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

利貞車上水下必伯有威而眾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

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

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疆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

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惠公卒秦伯納

公子及河董因迎公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

梁將集天行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受受於大梁也

謂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高辛氏有子曰

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因之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為晉侯今君當之無

不濟矣君之行也出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

大辰高辛氏有子曰闕伯遷于商丘祀大火大火大辰也辰以成善謂辰為農祥后稷

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

國臣筮之得泰之八無動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

小喻子圍大喻文公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

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乘成必霸諸侯子孫賴

之君無懼矣公入即位于武宮

文公卜納襄王

二十五年

王襄出適鄭犬叔帶以狄秦伯穆師于河上將納王狐

偃言於晉侯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文侯隨平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

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姜氏戰于阪泉勝之今得此

兆故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玉古之帝也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

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

天子降心以逆公乾為天允為澤乾變為允而上當離

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勤王之義臣子分也隨其所在而致力又何疑之上之不足而又筮之益見周之衰而君臣之倫斁矣

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蓋乾尊離卑今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獨以晉師順流而王入于王城

文王夢楚鹽其腦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文次于城濮楚師背鄩而舍晉侯夢與楚子成博

擊手相楚子伏已而鹽其腦以口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

天楚伏其罪晉上向楚吾且柔之矣腦所以及戰胥臣

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

而退之使若大欒枝使輿曳柴揚而偽遁楚師馳之原

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

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魏顆夢結草老人

公十五年

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雙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韓厥夢父使辟射

左傳成公二年

郤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師。從齊師于莘^齊，伐魯且侵衛，皆請兵於晉。郤克方以房帷笑，故怒項公，遂往伐。師陳于鞞，齊師敗績，逐

之韓厥夢子與

厥之父

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

居中代御者自

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左

而從齊侯，追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趙嬰夢天使祭

左傳成公五年

趙嬰通于趙莊姬

朔之妻

原屏

趙同趙括

放諸齊，嬰夢天使

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

以得放遣為福祭之，明日而亡。

被放

景公夢大厲

左傳成公十年

小人得禍為常
得福為不幸
子得福為常得
禍為不幸

晉侯兩夢絕奇
醫緩更奇桑田
巫左奇小臣晨
亦奇

人身各有神二
豎子之說非誣

晉侯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殺

趙同趙括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

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君桑田邑者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公

曰何如曰不食新矣食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相使醫

緩為之名緩醫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

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盲昂也心下為膏若我何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

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

歸之六月丙午時景公十九年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

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脯如廁陷而卒小臣有

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厲公筮師呂錡夢射月左傳成公十六年

晉楚遇於鄢陵晉伐鄭楚救之楚長壓晉軍而陳公厲筮之史

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射其元

王中厥目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國蹇王傷

不敗何待公從之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

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

呂錡中項伏弋以衣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也明日晉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荀偃夢首墜

左傳昭公七年

中行獻子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厲公獻子所弒弗勝公以戈

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巫名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此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

於東方則可以逞勸伐齊獻子許諾晉侯平伐齊將濟河

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雙玉而禱曰齊環靈公名怙恃其險

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霄神主民曾臣彪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

子以謙告神曾猶未也將率諸侯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

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以死唯爾有神裁之

沈玉而濟東侵及維南及沂晉侯先歸荀偃痺疽生瘍

濟河著雍病目出卒

平公夢黃熊

左傳昭公七年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平有疾韓宣子起逆客私焉曰寡

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祀山川有加而無瘳今夢

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

羽淵實為夏郊二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

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程氏曰若鯀為

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鯀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

君子一言以為
智一言以為不
知子產此言不
知其矣孔子曰
君子于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

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祀為夏后
鯀有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者五也晉侯方疾其感
昏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
熊安可執加鯀厲而為昏越之祀哉

趙鞅卜救鄭

左傳哀公九年

宋公

景伐鄭

報圍雍丘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龜

占諸史

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

火得水故

可以興兵

兵陰類

利

以伐姜不利于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

也子水位也

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

名位敵

二水俱盛

不

可于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

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

鄭罕達之變許瑕求邑無

與請外取逐

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

圍宋雍丘

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

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和元吉宋商後故云

不可與也

戰

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

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衛

成公夢康叔謂相奪享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

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鄭何

事相之不享於此父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解見二卷寧俞諫祀相朱子曰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

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爽鳩氏季剗逢伯陵蒯姑氏之屬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蓋衛徙都帝丘

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
又如曹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繇之神亦是此類

孫林父卜追鄭 左傳襄公十年

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林父卜追之獻兆於定

姜定公夫人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大夫出征而喪其雄

雄大夫之象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

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孔成子以夢卜立靈公 左傳昭公七年

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嫫始生孟縶孔成子縶夢康

叔謂已立元夢時元尚未生余使羈之孫圉羈丞鉏之子與史苟相

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丞鉏之曾

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起為政

聘于諸侯之歲嫫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

行跛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

屯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

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

可謂長矣孟非人也非全人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

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以位不定卜嗣得二吉則當從而建之

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

所用也大誓曰朕夢協朕卜弗從何為弱足者居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孟破利居

元吉利建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莊公卜夢左傳哀公十七年

衛侯莊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被髮

北面而躁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

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疾殺之以紫衣袒裘帶劍而食乃一時之事故云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與良夫盟免三死而大子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

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赦不以實告故懼難而去衛侯真卜其繇

曰如魚窺尾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

衛侯將若大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晉伐

衛入其郭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

而還衛侯自郵入般師出石圃曰匠氏攻公以使匠氏且欲逐石

圃故難作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墜折股

○鄭

燕姑夢天與蘭左傳宣公三年

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

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欲令人愛之如

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

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

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

刈蘭而卒

蘭夢先後相應

○曹

曹人夢曹待彊亡

左傳哀公七年

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公景伐曹將還師子肥歿曹人詬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號

號公夢刑神

晉國語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入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噐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虜收也虜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禍福各以其官象事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其諸族曰眾謂號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不揆神意而賀大國之襲公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逐於逆命今嘉其夢後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

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今而逆謂賀宗
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
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宋

元公夢太子即位 左傳昭公三十五年

元公將如晉 請納魯昭公 夢太子 樂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

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能事父兄 謂華以

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 石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

沒唯是櫛櫛所以藉幹者 櫛櫛棺中苓也 請無及先君

欲自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 謂損親聲樂飲

之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

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

其死君命祗辱行 必不 宋公遂行卒于曲棘

宋得夢已為鳥 左傳哀公二十六年

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未有立焉

公遊於空澤卒于連中 館 大尹奉公尸自空桐入如沃

宮立啓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

之外 北首死象在 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啜加於南門尾

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皇非我 司馬謀 使徇于國曰

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

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滅於楚陳桓子始大於

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復滅於楚成子得政成子敬仲八世孫陳常

○齊

崔杼筮取棠姜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二十七年

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杼棠公死

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已偃曰取也

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丁公杼之祖臣出自桓桓公偃之祖不可

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無文子曰

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六三爻辭困于石

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崔杼

生成及彊子而寡喪妻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

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家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

將殺之告慶封慶封曰苟利夫子謂必去之難有吾助

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

出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

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

其妻縊東郭姜也姜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

乃縊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盧蒲癸王何二人皆莊公黨辟崔杼難出奔既卜攻慶

氏崔杼之亂慶封與焉示子之兆以龜兆曰或卜攻讐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從文

子無字之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封卜

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

將作矣謂子家慶封速歸禍作必於嘗秋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癸王何

執寢戈親近慶氏以其甲環公宮變高陳鮑之徒介因

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以桷擊盧蒲癸自後刺子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而死慶封遂奔

○秦

卜徒父筮伐晉左傳僖公十五年

秦伯穆伐晉以惠公背卜徒父筮之曰吉涉河侯車敗

詰之謂秦軍涉河晉侯車敗也穆對曰乃大吉也三敗

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夫狐蠱必其君也狐邪媚之物而蠱之貞風也其悔山

也內卦巽為風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

也內卦為主故以占秦外卦為賓故以占晉然則晉山

而秦風也當秋山木為風所摧剝則材為我所取

實落林亡不敗何待三敗晉兵車及韓戰于韓原秦獲
晉侯以歸

○楚

子玉夢河神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文及楚人子戰于城僕楚師敗績經初楚子玉

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

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

榮黃諫弗聽榮季黃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

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

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及連穀而死

自殺

惠王不煩卜左傳哀公十八年

巴人伐楚圍鄢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卜為右觀瞻

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惠曰寧子國如志

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佐王曰寢尹吳由工尹遂勤

先君者也伯舉之後出于以背受公孫寧吳由于遂固

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

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後命于元龜其楚之謂乎志曰聖

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左粹類纂卷之十二

刻左粹類纂後序

我魯左丘明氏著內外二傳羽翼春秋稱素臣焉即公穀氏且居亞旅間矧其下乎蓋內傳主魯外傳兼采諸國比事屬詞詳畧互見而義寔相通也賈馬章

杜諸君子綜述訓詁其書並重
迨

國朝往詰好左氏者則稱東吳施
公其所輯有類纂一書蓋類二
傳而轄萃之自制命訖夢卜定
為十五則則繫以文文繫以月

--	--	--	--	--	--



